

本溪地域文化丛书

本溪名人

主编 孙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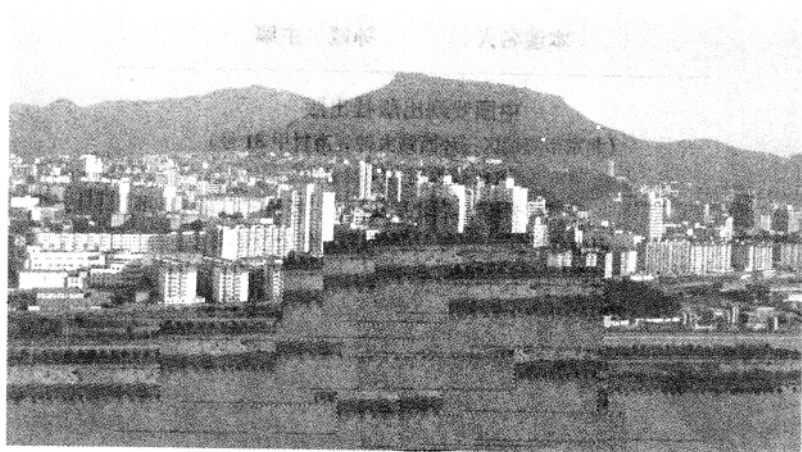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本溪地域文化丛书

本溪名人

主编 孙诚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溪名人/孙诚主编.—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4.11

ISBN7-104-01583-3

I. …本 II. …孙 III. 孙诚—主编 III. K8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2603 号

本溪名人 孙诚 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海淀区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河南省平顶山市彩虹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180 千字 850×1168 1/32 开 7 印张

2004 年 1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104-01583-3/I·716

定价:118.00 元(平装)158.00 元(精装)(全 6 册)

序 言

中共本溪市委书记 王 考

地域文化是含宏万汇的大文化知识群的一个重要分支,如果说大文化是个姹紫嫣红的百花园,那么,地域文化则是这个大花园中绽放的一朵奇葩。地域文化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充溢着人文气息、乡土气息、民俗气息、地域气息,具有很强的穿透力、渗透力和艺术张力。它跨越了地区和历史的时空,将久远的过去和生动的现实进行对接,把一个个撼人心魄的事件,以时间为经,以人物为纬,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它把一道道靓丽的风景,融进一个个传说、掌故,构成了一幅幅迷人的画卷。地域文化虽然土生土长,却不土里土气,而是充满了壮阔的豪情,顽强地张扬着个性和真善美,倾情地讲述着本地区曾经拥有的一切。

本溪市档案馆组织编纂的《本溪地域文化丛书》(《本溪传说》、《本溪史话》、《本溪名人》、《本溪一绝》、《本溪风物咏赞》、《本溪民俗风情》)的正式问世,标志着我市地域文化研究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取得了重大成果。丛书历数了本溪古今杰出的人物,荟萃了堪称本溪一绝的事物,再现了本溪历史的沧桑,讲述了本溪美丽的传说,描绘了本溪的风俗民情,囊括了歌咏本溪的名篇佳作,读来倍感亲切。

作为本溪人,应当了解本溪的历史和文化。通过这套丛书,人们可以认识本溪,读懂本溪,亲近本溪,挚爱本溪。热爱家乡是个永恒的主题,爱国源于爱家乡,一个连自己家乡都不爱的人,怎么能谈得上热爱自己的祖国呢?因此,这套丛书对全市人民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本溪既是全国闻名的老工业城市，又是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城市。为了实现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和振兴，市委、市政府确定了“两个基地、一个后花园、三个接续产业”的发展思路，并提出挖掘具有本溪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逐步将本溪建设成“山、水、林、泉、洞”独具特色的面向全省、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著名文化生态旅游区。加快文化事业发展，全面提升城市品位，是振兴本溪老工业基地的题中应有之义。旅游业是个关联度颇强、最有牵动性、横跨性的朝阳产业，它可以涉及和拉动数十个产业。而一个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除了要搞好旅游资源的建设和客源市场的开发外，还要加强旅游文化乃至整个地区的文化建设。我市的五女山山城于今年7月正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就是我市地域文化建设的巨大成就。要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客人来本溪旅游观光和休闲度假，就必须把我们的旅游资源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使其锦上添花、神形兼备。本溪地域文化丛书的出版，无疑为我市旅游业的发展增添了文化含量。

我们要以本溪地域文化丛书出版为契机，充分利用地域文化的资源优势，扩大宣传，树立品牌，以文化品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推动振兴本溪老工业基地目标的早日实现。

2004年9月

目 录

序言	1
建州女真首领王兀堂	1
建州女真怪杰李满住	4
建州女真一代枭雄王杲	13
辽东农民起义领袖金得时	22
清朝开国元勋何和礼	25
清朝开国元勋扈尔汉	30
正红旗满洲都统和硕图	35
内大臣鄂硕	40
战将沙场任纵横 ——记定西将军李国翰	45
白云青山我自歌 ——记东北道教龙门派始祖郭守真	51
北疆征战第一功 ——记首次收复雅克萨城的清军统帅彭春	57
孝献皇后董鄂氏	63
清抚远大将军费扬古	76
著名回族教育家张子文	85
抗日民族英雄邓铁梅	97
民主革命先驱陈先舟	106
著名伊斯兰教活动家赵铭周	111

驰骋沙场一书生	
——记抗日民族英雄苗可秀	120
刘仁与绿川英子	130
铁窗和战火砥砺出的一代宗匠	
——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杨坚白	145
铁流滚滚 铁石铮铮	
——记我军装甲兵重要奠基人丁铁石	155
炼钢大王贾鼎勋	162
特等功臣梁庆有	169
金光闪耀一明星	
——记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模范军烈属金明星	174
过早殒落的明星	
——记著名电影演员张巨光	181
模范共产党员李秋实	187
新时期爱民模范张金垠	199
后记	209

建州女真首领王兀堂

王兀堂，明末建州女真首领之一，与建州右卫首领王杲属同时期人。《万历武功录》称他是“都督王兀堂”，但在《明实录》中却没有授予他“都督”官职的记录，只有“夷酋王兀堂”的记载，可能是作为女真首领王兀堂自称“都督”的原故。

王兀堂控制婆猪江流域，势力不断扩大，逐渐成为明朝后期建州两大女真部落首领之一，与建州右卫首领王杲东西遥相呼应。王杲占据抚顺以东浑河流域，王兀堂则占据婆猪江流域，其东部与朝鲜接壤，西邻明辽东边墙，当时拥有兵民达 7000 余人。

王兀堂开始时尚能接受明朝的约束，在明朝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明辽东军政当局一直把王兀堂和王杲看作同等的敌人，但又无力同时在两个战场上作战，因此把表面恭顺的王兀堂暂放一边，集中精力对付王杲，但对东边也保持一定的兵力。由于明朝当局限制女真人，规定“不得围猎内地”，王兀堂对此极为不满，便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由十岔口进入晒(赛)马。翌年五月攻入甜水站和碱厂堡。嘉靖四十七年(1568 年)又攻入清河堡。所到之处，即行抢掠。

辽东巡抚张学颜后来指出：“建州女真每年增殖户口，加悍兵力，既抚十岔口为出入之路，又占宽甸子为射猎之区，再往数年，终必不可收拾矣。”基于这样的担心，时任明险山参将的李成梁请展筑宽奠等六堡。“其地北界王杲，东邻兀堂，计在必争”。张学颜认为，李成梁“议移孤山堡于张其哈刺佃子，移险山五堡于宽奠、长奠、双墩、长岭、建散等，皆据膏腴、扼要害。”明朝听从了这些边官的建议，决定修筑宽奠六堡。

明朝修筑宽奠六堡，目的是既能进攻和压制女真各部的发展，又能将明边界拓展 200 余里，因此激起王兀堂的强烈不满。但王兀堂考虑到建州右卫王杲连战失利，以自己的力量尚不足以抵制明朝修筑六堡。万历三年（1575 年），王杲为王台擒献，明朝派张学颜巡抚辽东时，王兀堂与张学颜谈判以抗争明政府修六堡，指出：此地自古以来就是女真的住牧之地，“今既修堡，塞我来道，我众不得入围猎，又不敢进抢，日食将焉用之？”最后，王兀堂还是委曲求全，率女真诸部首长环跪于张学颜的马前，提出开设辽东马市的请求，“愿以儿子为质，请以此所开市，易盐、米、布匹”，并约定“不敢以虏骑至塞下”。经张学颜奏明神宗皇帝，得到许可，于当年设清河、宽奠等马市，并于次年正式开市。所谓马市，实际上是女真族与明朝开展经济贸易的市场，马市当时交易米、布匹、猪和食盐，并无马匹。明朝官府则按其交易多寡征收市税。

尽管女真部通过马市贸易获得维持生存必需品以求得休养生息，但是修六堡毕竟使女真人失去了本可以自由围猎的数百里地区，加上在开市贸易中又有种种不公平的限制，就更加激起了女真人的反明决心。在宽奠堡修成后不久的万历六年（1578 年），女真人就开始越过边柵向内地劫掠。万历七年（1579 年）七月，宽奠开市时，明宽奠参将徐国辅怂恿其弟徐国臣及苍头军刘佐等，在相互贸易中强抑市价，横征暴敛，“减价强鬻参，殴市夷几毙”，引起女真各部强烈不满，便几次纵兵掠夺宽奠、永奠、新奠诸堡，在明朝上下引起震动。为此，明辽东巡抚都御史周泳等人弹劾徐国辅，徐国辅被朝廷罢免。与此同时，明廷派员“晓谕王兀堂，令约束各部，奉汉法，得贡市如初。不则，当以大兵捣若巢矣。”要求王兀堂管束各部，不得再滋扰生事。但王兀堂并未理睬，不仅未“贡市如初”，而且谋划进攻明边。至此，王兀堂与明政府的关系彻底破裂。

王兀堂此时已不甘再受明朝的束缚，认为自己羽翼丰满，对明朝的警告不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进行攻掠。由于“宽奠既建城堡，

屹然大观，竟不开贡道，马市大赏，殊易我”，“王兀堂益忿”，于是和孛儿赤哈、赵锁罗骨、王锁罗骨“连三千余骑，插箭发誓，将治行入宽奠暖阳间”，“是时王兀堂之众固已七千余矣”。王兀堂还派部下对明朝当局进行威胁：“如马法（指明边官长）不欲我入塞，当开朝京金路及大赏则可。不然者，请以新月之一，二日击宽奠、暖阳城堡。”

面对女真的攻掠，明辽东总兵李成梁调兵遣将，防守宽奠，并于万历八年三月二日出兵，准备一举消灭王兀堂。“初五日，虏以百余骑从新水冲入试我。我军王宗义追逐至滚马岭，斩首二级。”这时，明军参将姚大节率兵来援，王兀堂则将 600 名骑兵分为两路，一路奔袭暖阳堡，明军守备戴朝弁及指挥王宗义尾随而至，斩首 1 级，获马 1 匹；另一路奔袭黄冈岭，王宗义率苍头军王廷辅仓促应战，结果明军败没，王宗义战死。十三日，王兀堂又率千余骑，“从永奠十岔口入，道上吹掌海螺，横行亡所畏忌。”这次因李成梁早有准备，以优势兵力将王部击溃，追出寨达 200 余里，直扑王兀堂的鸭儿圈寨。王兀堂坚壁据守，而后又吹螺号，指挥女真精兵披甲上马，与明军展开激战，女真步兵则奔走上山鼓噪，与明军相抗。最后，王兀堂的数千兵力终难抵李成梁的数万大军，明军大获全胜，斩女真酋长勒勒巴都等 754 人，俘虏男女 160 人，汉人蒋生等 6 人，缴获战马 361 匹，王兀堂逃脱。

鸭儿圈一战，王兀堂元气大伤，但他的根据地得以保存。为报复此次惨败，王兀堂于同年十月又率千余骑从林刚谷（宽奠）攻入，被明军姚大节部击败，杀死 67 人，俘 11 人。王兀堂经此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建州女真怪杰李满住

李满住，又称李月下，完颜氏。约于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生于图们江阿木河畔。李满住的先辈是元朝合兰府水达达路胡里改部万户。祖父阿哈出，原为元末明初辽东边外女真著名首领。洪武年间，在明军围剿女真首领西阳哈的军事行动中，得到阿哈出及其子释加奴的积极支持，他们奉命应调从征，屡立战功。永乐元年(1403年)，明廷初设建州卫，阿哈出即被任命为第一任卫指挥使。阿哈出父子忠于明朝政府，平叛捕盗，安定边境，阿哈出以功被永乐皇帝赐姓名李诚善。释加奴继承父志，效忠明廷，并从战有功，又被永乐皇帝赐姓名李显忠，袭父职为建州卫指挥使和建州卫都指挥僉事。

李满住为释加奴之子，初任建州卫中卫酋长，其部落原住奉州古城(今吉林省海龙县境内)，因屡遭鞑靼等兵马的侵扰，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初，“蒙圣旨，许于婆猪江多回坪等处居住”，次年(1424年)二月，李满住便率领部众1000多户离开奉州，迁到婆猪江一带居住，婆猪江即今浑江。李满住本人则住在兀刺山(今桓仁五女山)南麓瓮村(即长岗子一带，今浑江水库淹没区)。至此，建州女真正式进入今辽宁境内。

建州卫迁入婆猪江后，进一步密切了同明廷的关系，洪熙元年(1425年)底，李满住便进京向皇上进贡马匹和地方土产。次年，即宣德元年(1426年)正月，明廷赏赐他钞币、裘衣、靴袜等物，接着又授予他指挥使。三月，因释加奴此前已故，明廷即命李满住承袭其父李显忠(释加奴)的职务，当上了建州卫都指挥僉事，正式执掌建州卫大权。此后，他对朝廷连年朝贡不断，极为忠顺。宣德四年(1429年)，他又派人赴京奏请“入朝充侍卫”，宣德帝善意劝解。宣

德五年(1430年),李满住本人又进京贡马,明廷赏赐他“彩币表里绢布金织贮丝裘衣”等物品。宣德六年(1431年)正月,李满住又派他母亲康氏进京“贡马及方物”。

当时,女真各部为维护共同利益,也采取联合措施,李满住时期,女真各部中间流行一种传箭制度,凡遇出兵,就在各部之间进行传箭,到时候一致行动,这是一种统一和联合,李满住也因为多次采取这种统一和联合,因而在女真各部提高了地位,成为领袖。

建州卫移至婆猪江一带,与朝鲜相邻。李满住同朝鲜之间经常为查找逃逸人口、抢掠人畜而纠缠,双方的关系日趋紧张。宣德五年(1430年)时,李满住上奏明廷,要求与朝鲜通市,遭到朝鲜的拒绝。因此,明宣宗敕谕,准其在辽东边境通市。宣德七年(1432年),兀狄哈野人趁李满住奉旨出去捕捉野豹的机会,领百余人越过建州卫,到朝鲜的间延、江界掠夺走男妇64名。李满住得信后,马上率领600多兵马,堵截了山谷要道,将被掠夺的朝鲜男妇尽数夺回。然后派遣属下的千户刘乙哈等人,带领被兀狄哈野人掳走的7名朝鲜男妇送还朝鲜的间延郡,要将这7人退回给朝鲜,但朝鲜方面认为不能只送7人,而应如数将64人一起送回。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朝鲜借口建州女真人入境“劫杀军民”,背着明廷对建州卫发动了一次攻侵战争。朝鲜兵分七路,将攻击的主要目标指向李满住的住地兀刺山南瓮村。由于朝鲜军队实施突袭,李满住毫无防备,来不及集合各部人马抵抗便迅速溃败下来,结果妻子被杀,他本人全身9处受伤,逃上兀刺山城才幸免一死。被掳走人口174人,还有大量牲畜。后在明朝的干预下,朝鲜才退还了所掠的人口。

由于朝鲜的攻侵,瓮村遭到严重的破坏,李满住于同年率部北迁,来到兀刺山城北边的兀弥府(今桓仁拐磨子镇东、西古城子村附近)。建州卫迁此之后,经济生活方面仍从事狩猎、采集和畜牧,但已屋居耕食,不专射猎。这期间,农业生产方面已有了迅速发展。正统二年(1437年),朝鲜派人潜入兀弥府侦探情况,“见水两岸大

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马则不见，人家十八户扑在水岸，而散排山陟者不能遍视”。另据《李朝实录》记载：建州女真“虽好田猎，率且鲜食，且有田业，以箕其生”。又说：“婆猪江土地沃饶，满住累岁住居，营建家舍，耕牧自在”。由此可见，李满住对桓仁地区的早期农业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婆猪江流域的开发，为后来建州女真的兴起，统一东北女真各部，进而与明廷抗衡争夺天下，做了人力、物力和资源上的准备。

李满住移住兀弥府后，刚刚有了安定的生活，却于宣德九年（1434年）遭到忽刺温女真的袭击，忽刺温女真那列秃率部攻掠了李满住管下的那颜寨，将该寨洗掠一空。李满住于次年正月上书明廷，明廷遣使敕谕忽刺温那列秃，要求归还所掠的建州卫人畜财物，“勿肆侵渔，自取祸殃”。正统元年（1436年）闰六月，李满住派长子李古纳哈入贡朝廷，并归还辽东逃人，以表示对明廷的诚意。明英宗“嘉其诚款”，赐给李满住采缎、冠服等物。其后，李满住又上书明廷称，由于忽刺温女真不断袭扰，建州卫不得安宁，请示将所部迁回婆猪江，明英宗命辽东总兵官巫凯设计安置，毋弛边备。后因强邻侵犯，又要求迁到辽阳草河（今属本溪）落户，因故未成。

李满住与居住在朝鲜北部的建州左卫和毛怜卫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建州左卫首任指挥使猛哥帖木儿是李满住的舅舅，毛怜卫首任指挥使猛哥不花则是李满住的叔叔。猛哥帖木儿死后，其弟凡察继任首领，而凡察又是李满住的连襟。凡察与侄董山（猛哥帖木儿之子）的建州左卫，既要受朝鲜的制约，又受到北方兀狄哈野人的威胁，处境十分艰难。李满住与建州左卫有此亲缘和地缘关系，为帮助建州左卫摆脱困境，同时也想借此机会整合建州，扩充实力，表示欢迎凡察率部迁来婆猪江与建州卫一起居住。宣德十年（1435年），凡察奏请“往建州卫李满住那里一起居住”。明廷赐谕凡察“从尔等所便，去建州卫李满住那里一起居住”。朝鲜得此消息后，十分不满，一方面对凡察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上奏明廷，说凡察诱侄董

山逃去建州，将伙同李满住“同谋生衅，侵扰本国”，并因此对李满住更加痛恨，于正统二年（1437年）九月，对李满住的建州卫发动了第二次战争。朝鲜出兵7800名，分三路，兵锋直指建州卫所居的兀刺山城和兀弥府一带。对于朝鲜军队的此次进攻，李满住早有准备，人马多已转移，因此并未遭受很大的损失。朝鲜虽称“三路军皆捷”，但兵锋所到之处，大多人去屋空，斩获甚少，共“杀获六十名”，焚烧了一些房屋和储粟，夺走少量牛马牲畜。还师之际，朝鲜军队还遭到李满住部下的袭击。

经过朝鲜军队的两次攻侵，李满住已很难在婆猪江流域继续生存下去，为躲避朝鲜的再三攻侵而不得不再次迁移，于正统三年（1438年）六月，率建州卫进入苏子河上游灶突山（今新宾永陵镇烟筒山，满语为呼兰哈达）附近居住，并奏请明廷“自徙居婆猪江，屡为朝鲜侵掠，今得徙居灶突山东浑河上，仍旧与朝廷效力，不敢有违。”明廷批复：“浑江水草便利，不近边城，可令居住。”李满住虽暂时离开了婆猪江，但婆猪江流域仍属建州卫的活动范围。

李满住初到苏子河流域时，这里还是十分荒凉，粮饷匮乏，难以安业，李满住等经过惨淡经营，大力垦荒，发展农业，初步改变了该地区的落后面貌，使建州人在此得到繁衍生息。时居朝鲜斡木河（今会宁）的建州左卫凡察，一直想回到祖国东北，但由于朝鲜从中干扰，所以一直未能成行。李满住迁到苏子河后，再次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并要求他们迁到自己的居住地。后经明廷允准，凡察、董山等“于三土河、婆猪江迤西冬古河两界间居住”。三土河即辉发河上游的三统河，冬古河即栋鄂河，今桓仁大雅河。这样，凡察等人历尽艰辛，于正统五年（1440年）九月，率所部300余户，冲破朝鲜李朝的阻挠，来到苏子河流域李满住的住地，依附于李满住。正统七年（1442年），凡察、董山叔侄发生卫印之争，即争夺执掌卫印和卫事领导权的事件，后明廷从建州左卫中，分离另设一个建州右卫，将董山、凡察都晋升都督同知，分掌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从此，建州女

真分为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合称建州三卫。建州三卫在此聚合，经过兴衰荣辱，逐步发展成为女真诸部统一的核心，奠定了今新宾成为清王朝发祥地的基础。

李满住十分注意与凡察、董山友好相处，并通过联姻进一步密切了同他们的关系。李满住因原妻在朝鲜军队攻侵婆猪江时被杀，此次又求娶权豆(董山之兄)的孀妇为妻，而董山又求娶李满住之女为妻。因此虽有建州三卫之名，实际上他们却居住一处，同族交错联姻，都是明政府辖下的建州女真部。李满住成为建州三卫的核心，实力大增，“一跃而综三卫”。

李满住初起之时，对明廷颇为恭顺，俯听朝命，朝贡不断。有时派其属下进京朝贡，有时派他儿子朝贡，他自己也亲自进京朝贡。他曾奉明廷圣旨“入深远处捕土豹”。正统八年(1443年)，他遣使向明廷报告兀良哈将入明为寇的消息，明英宗即命驻守辽东的金都御史王翱等“勒兵为备”。正统九年(1444年)，李满住又上书明廷，报告建州卫指挥郎克苦从朝鲜归还，乞求赈济，“英宗命发粟赈之”。十一月，李满住遣人入京贡马和方物，明廷赐给厚赏。十二月，李满住奏请明廷为其子都喜授职，明廷赐副千户。正统十一年(1446年)正月、十二月又两次派人赴京入贡，均获赏赐。正统十二年(1447年)，蒙古瓦剌也先屯兵西拉木伦河，声言冬日欲攻海西野人，辽东阅兵提备。李满住“曾往北京，自请扈从”，以保卫皇帝，虽未批准，可见其对明廷的一片忠心。明廷命他在辽东监视瓦剌也先的行动，并要求其对“侵犯者并力剿杀，无失建立功名，忠报朝廷之意”。六月，又闻瓦剌“将寇边”，“敕建州三卫李满住、董山、凡察等使为备”。时李满住之弟官保奴率部众千人投奔辽东边将，明辽东卫都督金事王祥曾“择地以处，乃构屋数十区，给以衣粮，俾其生业”。景泰三年(1452年)，建州右卫酋长卜哈秃(甫下土)怨恨明廷对其疏远，“抢夺辽东牧马十七匹而去”，明代宗敕谕李满住捉拿卜哈秃归案。李满住督促卜哈秃赴京请罪。

明廷对李满住也信任有加，言听计从，并屡次对他加官晋升。正统七年(1442年)正月，李满住遣指挥安屯等赴京“来朝贡马及貂鼠皮”，明廷赐宴并赐彩币等物，随即晋升李满住为建州卫都督佥事，明廷在敕谕中说：“尔祖、父皆善事朝廷，宜力效劳，守御边境，安享禄秩，迨尔继承，益修臣职，以绍前人。”“宜益顺天心，永坚臣节。”“尔宜深体朕心，善抚部属，以守御边境”，对李满住进行勉励。李满住又奏保已故指挥同知塔喇兀男、锁罗干等20人，皆升袭官职，明廷一一准奏。

李满住等建州三卫共居苏子河流域后，冬古河、三土河流域的今新宾、桓仁、通化、柳河、清原等广大地区仍为建州女真的势力范围。李满住的长子还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初，率人去婆猪江旧居地区打猎。正统末年和景泰初年，建州女真同明廷之间有了裂痕。李满住一方面继续和明廷保持着臣属关系，一方面又常常犯边抢掠，时叛时属。正统十三年(1448年)初，明廷敕戒李满住等毋为蒙古人诱惑。景泰元年(1450年)，李满住投向鞑靼脱脱王，声称将击辽东和朝鲜。同年四月，李满住等受“北虏(蒙古)胁迫”，曾率兵袭扰明朝直接管辖的开原、沈阳、抚顺等城。明辽东提督军务左都御史王翱奏请皇上，要“调官兵分三路先擒剿满住、凡察、董山三寨”。但明廷并未采取军事行动。八月，蒙古瓦剌也先与明廷议和后，反而即将率兵“去收捕建州等卫都督李满住、董山等”。李满住等畏惧鞑靼和明辽东兵马的袭击，于景泰二年(1451年)，又辗转回到婆猪江流域，李满住与建州左卫的董山一起，重新住进兀刺山城南瓮村，建州右卫的凡察之子卜哈秃则移住瓮村迤北15里的吾毛永之地。

这一时期，女真社会氏族制度已经解体，奴隶制有了进一步发展，他们利用一切便利条件发展农业、手工业以及贸易，也从事一些渔猎活动。他们已开始促使同族利用奴隶从事生产，这些奴隶既有掠夺来的，也有买来的，在奴隶主的驱使下，从事种地、伐木、舂米等劳役，女的还要为奴作妻。李满住等奴隶主为攫取奴隶和财富，经

常到汉族居住地区和邻近的朝鲜进行抢掠和骚扰。李满住因屡寇辽东，俘虏边氓，曾遭到明辽东边将的严厉斥责：“如尔等朝为宾贡，暮作寇徒，得利则幸我皇恩，失利则身膏草莽，岂长久之计哉”，劝他不要当“背主之贼”，但李满住的攻掠行动并未停止。明廷失去对李满住的信任，故于景泰六年（1455年）十二月，明廷命其子李古纳哈代替父职任都督同知，掌建州卫事务。但李古纳哈的威望远不如李满住。

李满住返回婆猪江以后，一改过去与朝鲜为仇的作法，主动与朝鲜修好，先派他的次子都喜（豆里）去朝鲜疏通关系。此后的10多年间，李满住的几个儿子穿梭般地去朝鲜献土物、送情报，同朝鲜保持良好关系。天顺三年（1459年），朝鲜国王下令杀死居住在朝鲜北部、由明廷敕封为毛怜卫都督的郎李儿罕，引起了朝鲜与建州的冲突。在这一事件中，李满住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担心搅进去会获罪朝鲜，连累自己。李满住对朝鲜这些依附的表示，每每得到朝鲜当局的赏赐，还得到朝鲜国王的承诺：一旦攻打建州一定保证李满住部族的安全。天顺八年（1464年），朝鲜国王还传旨给李满住：“赵三波等人入寇时，汝每报变，予悉知汝诚恳……赵三波等屡来为寇，终当剿灭，今虑汝惊动，姑忍耳，汝满住自来改心纳款，予变推诚爱抚，虽罪三波，必不并及，勿自疑贰……汝勿惊动，安业乐生。”在这种情况下，李满住对朝鲜失去了警惕。

明朝政治腐败，明廷对女真各部的压迫，也是引起李满住等人不满的重要原因。如成化二年（1466年），建州、毛怜、海西等诸部女真赴明朝贡，明边臣以礼部定拟的标准查验所贡之物，貂皮要纯黑的，马要肥大的，才允许入贡，否则加以拒绝。明边吏对贡物的苛求，致使建州、毛怜、海西女真屡犯明边，不再入贡。景泰中，王翱巡抚辽东，派使诏谕李满住，李满住不听，“复叩关”。天顺六年（1462年）和七年（1463年），李满住又两次进犯明边，大肆掳掠。

这时，已返回苏子河居住的建州左卫都督董山正在当年，其势